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虞初新志
卷十三

曼殊別志書磚 蕭山毛奇齡大可西河合集 曼殊，豐台賣花翁女。陳檢討維崧序雲：「疏籬織處，青門種樹之翁；織籠攜來，綺袂賣花之嫗。」江主事懋麟詩云：「荒村侍婢賣花回，補屋牽蘿曉鏡開。怪底紅顏如芍藥，妾家生小住豐台。」汪春坊楫詩云：「春到長安芍藥開，尋花曾一到豐台。自從解語歸金谷，不是花時客也來。」張學士英詩云：「聞說豐台住小姑，百環新髻世應無。又添一段遊人話，芍藥開時說曼殊。」生時，母夢鄰嫗以白花一蕾一根也寄使賣。其前鄰奶奶廟也，後鄰錢氏，疑昔者乃錢氏嫗，因名阿錢。周贊善清原《續長恨歌》云：「張家小女名阿錢，種花家住豐台側，生成骨格一枝香，斟酌衣裳百花色。」

阿錢慧甚，能效百鳥音。京城販兒推貨車行叫賣，嚶嚶不可辨，阿錢遙聞便知之。十歲，前村學針線，把剪即能刻花種人獸，不構譜，儼熟習者。客有以千錢購蕃繡旛燈於前村家，阿錢方學繡，立應之去。既長，色白，目有曼光，十指類削玉，黝{影火}委地可鑿。《續長恨歌》云：「十枝春筍扶釵出，一寸橫波入鬢流。銀蒜雙雙垂彩索，曉日噫曬射妝閣。」張編修廷瓚詩云：「子夜清歌醉不醒，曾看寶髻倚銀屏。菱花掩後香雪散，腸斷春山一樣青。」才攏頭，作十種名。最上以{影火}弗，縮作連環百結蟠頂前，名「百環髻」，《留視圖自序》云：「飾予生平所梳百環髻。」王舍人嗣槐詩云：「東風吹羅衣，空園自搖曳。彩將千種花，攏作百環髻。」《續長恨歌》云：「八幅湘裙初拂地，百環雲髻早宜春。」方編修象瑛詩云：「自制新妝號百環，春風搖漾畫圖間。無端夢遙空王去，淒絕豐台舊日山。」張中書睿詩云：「百結雲鬟別樣妝，曼殊花放下巫陽。只今留視圖猶在，減卻生時一段香。」喬侍讀詩云：「百環髻就玉為神，別有秋華領好春。斜傍青山長不掃，有誰堪作畫眉人？」

顧性貞靜。十二，從廟歸，路人觀者嘖嘖稱好，姑則大慍，歸不再出。予來京師，益都夫子為予謀買妾，有以阿錢言者，預遣二世兄往視，不許。吳文學聞思詩云：「爭似豐台解語花，臉波春色襯朝霞。盈盈碧玉年嬌小，不愛青齊宰相家。」喬侍讀詩云：「村莊無復往東牆，但對名花引興長。莫道小家劉碧玉，一生不嫁汝南王。」先是阿錢病，西山尼師過其門，咨嗟曰：「阿錢不年，不宜為人妻。」或曰：「為小妻即免。」遂決計作妾。然往請者，率驕貴，深不自願。及二世兄往，謂猶是相公家也。越數日，予親往，詢餘甚喜，且有謬譽予善文者。李檢討澄中《曼殊》詩云：「守身堅擇對，偃蹇已數夫。不惜充下陳，但願嫁通儒。毛郎富文史，作賦邁《三都》。」《續長恨歌》云：「紛紜梁肉皆塵土，不願將身入朱戶。蘭生空谷人自知，嘖嘖張家有賢女。毛君一賦奏凌雲，柱下才名天下聞。」龍檢討燮詩云：「湘湖詞客毛先生，日昨捧檄來燕京。《子虛賦》獻官侍從，閨中兒女皆知名。」李中允鐸詩云：「毛子鑿坡彥，文筆五色鮮。造訪出花下，驚鴻何翩翩？豈有十斛珠，乃訂三生緣。盈盈賦麗情，慕義良獨難。」是夜，予夢大士，取盃中花手授予。次日插戴。北方以下定為「插戴」。《續長恨歌》云：「疏籬野徑多閒暇，落花無人碧窗夜。天然芳潔不由人，優鉢曇花是化身。」胡文學渭生詩云：「媒氏新傳玉帳音，定情何用百萬元？簾前一見如相識，為插蓮花玳瑁簪。」丘學士象升詩云：「昨日優曇帶露開，簪花迤邐到豐台。湘簾一控春如海，萬朵花光入座來。」其母兄與其母，疑予年大又貧，且相傳婦妒，欲悔之；阿錢不然。陳序雲：「原思入仕，仍然環堵之家；仲路居官，不離縑袍之色。況乎桓家郡主，性極矜嚴；吳國夫人，理多貴倨。王茂弘將膺九錫，時來悠謬之談；劉孝標永懷三同，屬有紛紜之論。而乃情堅一諾，面許三生。」

《續長恨歌》云：「相國馮公重古風，為訪名姝到章曲。章曲春花爛熳生，求婚三唱《踏莎行》。忽傳婦妒幾中許，官貧復恐離鄉里。阿錢卻喜嫁才人，委身情願同生死。」劉文學錫且詩云：「夢授一枝和露種，肯教連理被雲遮？」及娶，檢討陳君就予飲，更名曼殊。曼殊者，佛花也。汪主事詩云：「昨宵夢乞楊枝露，從此更名號曼殊。」陳序雲：「僕於阮婦之新婚，曾學劉禎之平視。屏前乍見，遽訝天人；燭下潛窺，已驚絕世。值此同官之被酒，屢為愛妾以徵名。以姬夙悟靜因，親耽禪喜，遂傍稽大梵夾，肇錫之以曼殊。」姜州丞啟詩云：「曼陀花散到人間，色相端然菩薩鬘。」蔡修撰升《元月上紗窗夜烏啼》詞云：「檀心蕙質玉亭亭，解語識迦陵。慈雲一滴楊枝露，訂三生，卻向天花落處認前身。」《續長恨歌》云：「同官往往停驂御，欲拜青娥不能去。迦陵太史為徵名，曼殊本在西來處。」

曼殊既歸，執摯即贊願從學。取書觀，有悟；才把筆，即能畫字。其字每類予，見者輒謂予假為之。任黃門辰旦傳云：「檢討善詩文，能書曉音律。曼殊心習焉，輒似檢討。」方編修詩云：「夫子江東早擅名，學書學字盡聰明。」吳文學陳琰詩云：「學書不學衛夫人，別有簪花體格新。爭怪拈毫似夫婿，燕釵作贊仿來真。」施侍讀閔章詩云：「夫人才把筆，便作逸少字。如此好夫婿，何處不可似？」朱供奉《葉兒樂府》云：「檀板能歌絕妙詞，銀鈎學寫相思字。」嘗為予書刺，早起呵凍，連作十餘刺，心痛遽罷。陳序雲：「於是雜弄簡編，問親文史，畫眉樓畔，即是書林；傅粉房中，便成家塾。學新聲於弦上，詢難字於枕間。硬黃紙滑，竊書夫子之術；縹碧釵輕，戲作門生之贊。」張檢討鴻烈詩云：「瞥見仙姝漫七年，每聞素腕寫鸞箋。」潘檢討未詩云：「學得簪花字體新，蠻箋十幅簇芳茵。修成外傳多情思，為有燈前擁髻人。」予有《曼殊病》詩云：「黛碗誰書刺，銀床想挈壺。曼陀花一朵，看向日邊枯。」予生平好歌，至是酒後歌，每歌必請予復之，三復則已能矣。按刊度節，絲黍不得爽。尤喜歌真定夫子《祝家園》詞。梁司農夫子《桂枝香》曲開句：「賞心樂事，祝家園裡。」馮太傅夫子長歌雲：「從來闔閭惜娉婷，紅牙欲按聲轉停。聞君雅擅擅郎韻，妾若歌時君細聽。」《續長恨歌》云：「學書便仿簪花格，偷曲初成按拍時。」又云：「拙宦中年何草草，但看曼殊愁頓掃。酒闌一唱《祝家詞》，溫柔鄉里真堪老。冰弦檀板兩怡然，花底徵歌月底眠。」田編修詩云：「百縮雲{影火}巧樣成，淡黃裙子稱身輕。清歌按板偏能會，不數紅紅記豆名。」胡文學詩云：「新翻《子夜》與《前溪》，顧曲周郎總不迷。一唱黃雞嬌欲絕，蕭聲同徹鳳樓西。」王光祿三杰詩云：「歌殘《金縷》不勝悲，記得南園臥病時。夜起與郎花下坐，含顰一唱《祝家詞》。」曼殊自為詩云：「階草銜虛檻，亭榴接斷垣。酒闌攜錦瑟，請唱《祝家園》。」第苦無彈者，不可已，呼盲女街前琵琶，聽數曲，諦視其攏攘{百}撥，遂能彈。朱供奉《洞庭秋色》詞云：「想暗通心曲，朱絲弦裡；盡攜書卷，玉鏡台前。」尤檢討詞《新樣四時花》曲雲：「羅敷趙瑟農家占，《子夜》吳歌近日譜。」袁編修佑詩云：「郎自豔吳曲，儂自緩秦箏。雙棲樑上燕，解語弄春聲。」馮檢討勛詩云：「細拋紅豆譜相思，腸斷金槽一縷絲。誰道梁塵驚散後，酒闌猶唱《祝家詞》。」吳別駕融詩云：「淒水春來豔，金槽夜自彈。市樓盲女在，莫作段師看。」

顧得奇病，初書刺心痛，謂脫寒也。既調傷肝，輸東風，木揚，春作而秋止。又既調中懣，有痕癖，在胃傍，氣積不行。曆數載，審候，終不得其要領。每疾作，遍體若燔，使婢按摩之；不足，以帔作兜，負之行；又不足，縫筐而坐之，東西推挽，若鞞韃然。任黃門傳云：「然有奇疾。疾劇，則必約綵為兜，有若花籃，坐其中，懸諸空際，左旋右轉，乃少可。特終不可治。嘗遍搜方術，不治，遂立願捨身作佛弟子。不治，乃召繪者圖之，名曰《留視圖》云。已而竟不可治。」陸文學宏定詩云：「病倚籃輿挈翠霞，後庭編曲欄斜。彩兜行遍雖無跡，猶長金蓮處處花。」嘗夢鄰廟奶奶喚歸去，一日攜兒至，曰：「汝本吾家物，我擠眼，汝當隨我行。」其兒曰：「家去吧！不去，奶奶麼喝。」醒乃刻桃木為偶人，飾之衣，被以生平所梳百環髻，流涕送廟間。趙編修執信詩云：「淡紅香白好容顏，寶髻堆雲作百鬟。喚作佛花元自誤，如今爭肯住人間？」吳文學陳琰詩云：「阿錢生小態嫵媚，多病皈依繡佛前。不信曼陀花一朵，忍教憔悴夕陽天。」又云：「妖夢頻隨阿母回，香檀分影禮蓮台。百鬟巧髻親留視，畫裡真真喚不來。」沈文學季友詩云：「雕香分送淚模糊，六尺生綃便作圖。認取白衣龕外立，前身應是小龍姑。」予《送偶人》詩云：「且送青娥去，言隨阿母歸。荷花開作面，菊葉剪為衣。淚盡中途別，魂離何處依？他時香案下，相待莫相違。」曼殊自為詩云：「百計延醫病轉深，暫回阿母案傍身。此身久已離魂殼，莫道含顰又一人。」乃復圖其形，名《留視圖》，而題詩焉。梁司農夫子詩云：「百朵雲光縮髻斜，焚香小坐澹鉛華。畫圖展向春風裡，好護豐台第一花。」任黃門詩云：「捨身現在禮慈雲，月月纖腰減半分。回事畫工還染色，淡紅衣褶藕絲墳。」沈明府皞日詩云：「彈窩石畔冷如冰，消得春風數尺綾。一自檀離分影去，夜深只坐佛前

燈。」阮庶常爾詢詩云：「新鏤香檀舊夢頻，碧綃留佛前身。由來仙骨原無二，不信雙毫寫五人。」汪春坊詩云：「寶篆依稀繡佛前，香台倚坐鬢鬟偏。夢魂縹緲知何處，只在蓮花秋水邊。」高徵士兆詩云：「百結雲鬟委陌塵，一函玉骨瘞江濱。可憐遺落春風影，掛向花前還妒人。」鄭驪騎詩云：「細雨難滋天上花，春光杳渺白雲賒。可憐粉黛空留視，腸斷當時油壁車。」

初，予婦將至，徙居南西門墳園，慮不容也。益都夫子憐其窮，強予開閣，而曼殊難之。其後有假予意逼遣之者，曼殊死復活。曼殊《回生記》云：「曼殊以王戌十月十一日死，越三日，高郵葛先生治之，復甦。」李檢討《曼殊》詩云：「食貧二三載，兩情如斯須。何意南來者，事變出不虞！舉家色慘悽，丞相謂曼殊：毛郎生遲暮，官貧徒區區。改圖便爾為，作計莫太迂。曼殊一無語，淚落紅羅襦。」又云：「始至相逼迫，既乃復揶揄。郎意久異同，計事一何愚？曼殊大悲摧，天乎我何辜？郎今負義信，慟哭聲嗚嗚。氣結腸欲斷，死生在須臾。倉皇覓良醫，強起事踟躕。藥餌徐徐下，數日魂始蘇。」李中允詩云：「脚腳貯別館，咫尺明河懸，脈脈但相望，郎言遂浪傳。謂當羽翼飛，聽續鴛鴦弦。聞言一悲憤，氣絕如絲聯。已乃泣吞聲，仰首呼蒼天。」《續長恨歌》云：「食貧三歲恩情重，恩情只道長相出，桓家郡主驀地來，驚散鴛鴦夜深夢。深情無賴金門客，愁煞飄風蕩魂魄。倉卒墳園貯阿嬌，將使犢車無處覓。那料流光迅如電，好信不來飛語遍。野花村落白楊郊，安得仙郎日相見？含情一慟倒玉山，杳杳冥冥去世間。葛翁投藥雖扶起，那得桃花還結子？畫圖試展舊時容，玉貌花姿全不是。」孟監州遠記雲：「其初歸也，則不以遲暮為非匹，而唯以得偶乎才子為幸。其瀕危也，群言紛構，猶矢若金石，唯願得死於才子之手。」彭侍講孫遜詩云：「優鉢從來不染塵，無端號作斷腸春。憑誰地下三彈指，喚起迦文坐畔人。」張文學聞然詩云：「曾說南園臥病時，金槽猶撥《祝家詞》。新聲不向豐台度，付與鶯鶯戀舊枝。」曹學士禾詩云：「芍藥初開驟委泥，豐台猶見草萋萋。甘心遠葬西施裡，苦戀貧官與忌妻。」楊文學臥《續張夫人拜新月》詞云：「拜新月，拜月在前墀。死魂回生後，殘眉未掃時。」至是病轉劇，嘗曰：「令吾小可者，吾當為尼懺除之。」李中允詩云：「古今傷心人，慷慨以永歎。庶幾法王力，遣此長恨端。灼灼青蓮花，阿母夢所攀。因之綺羅中，愛參清靜禪。」《續長恨歌》云：「從此香奩日日局，長齋頂禮願難成。彩兜虛約香塵滿，伏枕空房小膽驚。」既而謂予曰：「向阿三病時，予從子阿三死京師，予借其園居，邀君日來以為幸。今君將南行，而予以病殘留尼寺中，其能來乎？」泣曰：「他日君歸者，吾請以尼隨君行，唯君置之。」既而病發死。曼殊之死，京朝爭作挽弔，自梁司農夫子，暨張、曹諸學士下，詩詞文賦，不可勝紀。又有作鼓子詞，同韻唱和成帙，如雲間李穉、李榛、顧士元、馬左，西冷何源長，魏裡周珂，同郡成肇璋、達志、金振甲、馬會嘉、王麟游、陶簾、劉義林諸君，至同館生，有托碧虛仙史，作《奩中花》雜劇者，皆匯載別集，死時羸甚，及斂，面有生色，坐而衣，骨節緩澤如平時。任黃門詩云：「垂簾無力倚闌干，怕見庭花易早殘，偏怪瓦棺將掩處，海棠猶作睡時看。」

初，陳檢討孺人死，索子為墓銘，而給予以絹。絹淺黃色，為制裙而喜，囑曰：「假使胎絹有桃暈紅者，當複製一裙。」越四年，無有胎者；既斂，乃賣金槽，裁一裙納柳棺中。《續長恨歌》云：「去路茫茫在何處？矯首空濛隔煙霧！金槽賣卻剪紅裙，大叫曼殊將不去。」高徵士詩云：「羅裙淺澹剪鵝黃，一束纖腰白玉床。長恨無人十洲外，飛行為覓返魂香。」吳文學詩云：「滅盡纖腰勝小蠻，淡黃裙子帶圍寬。可憐紅絹空裁剪，不付金箱付玉棺。」

張山來曰：予亦復有長恨，間為詩五十首，名《清淚痕》，同人皆有贈輓詩歌。今讀此，不覺觸予舊恨也。

補張靈、崔瑩合傳 鍾山黃周星九煙夏為堂別集

餘少時閱唐解元《六如集》，有雲：「六如嘗與祝枝山、張夢晉，大雪中效乞兒唱《蓮花》，得錢沽酒，痛飲野寺中，曰：『此樂惜不令太白見之！』」心竊異焉，然不知夢晉為何許人也。頃閱稗乘中，有一編曰《十美圖》，乃詳載張夢晉、崔素瓊事，不覺驚喜叫跳，已而潸然兩泣。此真古今來才子佳人之佚事也，不可以不傳，遂為之傳。

張夢晉，名靈，蓋正德時吳縣人也。生而姿容俊奕，才調無雙，工詩善畫，性風流豪放，不可一世。家故赤貧，而靈獨蚤慧。當舞勺時，父命靈出應童子試，輒以冠軍補弟子員。靈心顧不樂，以為才人何苦為章縫束縛，遂絕意不欲復應試。日縱酒高吟，不肯妄交人，人亦不敢輕交與。唯與唐解元六如作忘年友。靈既年長，不娶。六如試叩之，靈笑曰：「君豈有中意人，足當吾耦者耶？」六如曰：「無之，但自古才子宜配佳人，吾聊以此探君耳。」靈曰：「固然，今豈有其人哉？求之數千年中，可當才子佳人者，唯李太白與崔鶯鶯耳！吾雖不才，然自謫仙而外，似不敢多讓。若雙文，惜下嫁鄭恒，正未知果識張君瑞否。」六如曰：「謹受教。吾自今請為君訪之。期得雙文以報命，可乎？」遂大笑別去。

一日，靈獨坐讀《劉伶傳》，命童子進酒，屢讀屢叫絕，輒拍案浮一大白。久之，童子踧進曰：「酒罄矣！今日唐解元與祝京兆譙集虎丘，公何不挾此編一往索醉耶？」靈大喜，即行，然不欲為不速客，乃屏棄衣冠，科跣雙髻，衣鶉結，左持《劉伶傳》，右持木杖，謳吟道情詞，行乞而前。抵虎丘，見貴游蟻聚，綺席喧闐。靈每過一處，輒執書向客曰：「劉伶告飲。」客見其美丈夫，不類丐者，競以酒饌貽之。有數賈人，方酌酒賦詩，靈至前，請屬和，賈人笑之。其詩中有「蒼官」、「青十」、「撲握」、「伊尼」四事，因指以問靈。靈曰：「松、竹、兔、鹿，誰不知耶？」賈人始駭，令賡詩，靈即立揮百絕而去。遙見六如及祝京兆枝山數輩，共集可中亭，亦趨前執書告飲。六如早已知為靈，見其伴狂遊戲，戒座客陽為不識者以觀之。語靈曰：「爾丐子持書行乞，想能賦詩。試題《悟石軒》一絕句，如佳，即賜爾酒，否則當叩爾脛。」靈曰：「易耳！」童子遂進毫楮。靈即書云：「勝跡天成說虎丘，可中亭畔足酣游。吟詩豈讓生公法，頑石如何不點頭？」遂並毫楮擲地曰：「佳哉！擲地金聲也！」六如覽之，大笑，因呼與共飲。時觀者如堵，莫不相顧驚怪。靈既醉，即拂衣起，仍執書向悟石軒長揖曰：「劉伶謝飲。」遂不別座客徑去。六如謂枝山曰：「今日我輩此舉，不減晉人風流。宜寫一幀，為《張靈行乞圖》，吾任繪事而公題跋之，亦千秋佳話也。」即舐筆伸紙，俄頃圖成。枝山題數語其後，座客爭傳玩歎賞。

忽一翁綺衣素冠，前揖曰：「二公即唐解元、祝京兆耶？僕企慕有年，何幸識韓！」六如遜謝，徐叩之，則南昌明經崔文博，以海虞廣文告歸者也。翁得圖諦觀，不忍釋手，因訊適行乞者為誰。六如曰：「敝裡才子張靈也。」翁曰：「誠然，此固非真才子不能。」即向六如乞此圖歸。將返舟，見舟已移泊他所，呼之始至。蓋翁有女素瓊者，名瑩，才貌俱絕世，以新喪母，隨翁扶輿歸。先艤舟岸側時，聞人聲喧沸，乍啟檻窺之，則見一丐者，狀貌殊不俗。丐者亦熟視檻中，忽登舟長跪，自陳「張靈求見」，屢遣不去。良久，有一童子入舟，強挽之，始去。故瑩命移舟避之。崔翁乃出圖示瑩，且備述其故。瑩始知行乞者為張靈，歎曰：「此乃真風流才子也！」取圖藏笥中。翁擬以明日往謁唐、祝二君，因訪靈，忽抱病，數日不起，為榜人所促，遽返豫章。

靈既於舟次見瑩，以為絕代佳人，世難再得，遂日走虎丘偵之，久之杳然。屬新入方志來校士，志既深惡古文詞，而又聞靈跡馳不羈，竟褫其諸生。靈聞乃大喜曰：「吾正苦章縫束縛，今倖免矣！顧一褫何慮再褫？且彼能褫吾諸生之名，亦能褫吾才子之名乎？」遂往過六如家，見車騎填門，胥尉盈座，則江右寧藩宸濠遣使來迎者也。六如擬赴其招。靈曰：「甚善！吾正有厚望於君。吾曩者虎丘所遇之佳人，即豫章人也，乞君為我多方訪之，冀得當以報我。此開天闢地第一吃緊事也，幸無忽忘！」六如曰：「諾。」即偕藩使過豫章。

時宸濠久蓄異謀，其招致六如，一博好賢虛譽，一慕六如詩畫兼長，欲倩其作《十美圖》，獻之九重。其時宮中已覓得九人，尚虛其一。六如請先寫之，遂為寫九美，而各綴七絕一章於後。九美者，廣陵湯之謁字雨君，善畫、姑蘇木桂文舟，善琴、嘉禾朱家淑文孺，善書、金陵錢韶鳳生，善歌、江陵熊御小馮，善舞、荊溪杜若芳洲，善箏、洛陽花萼未芳，善笙、錢唐柳春陽絮才，善瑟、公安薛幼端端清，善簫也。圖詠既成，進之濠。濠大悅，乃盛設特宴六如，而別一殿僚季生副之。季生者，儉人也。酒次，請觀《九美圖》，因進曰：「十美欠一，殊屬缺陷，某願舉一人以充其數。詰朝請持圖來獻。」比持圖以獻，即崔瑩也。濠見之曰：「此真國色矣！」即屬季生往說之。先是崔翁家居時，瑩才名噪甚，求姻者踵至。翁度非瑩匹，悉拒不納。既從虎丘得張靈，遂雅屬意靈，不意疾作遽歸。思復往吳中，托六如主其事。適季生旋裡喪耦，熟聞瑩名，預遣女畫師潛繪其容，而求姻於翁。翁謀諸瑩，瑩固不許，於是季生銜之，因假手於濠以泄私忿。時濠威殊張甚，翁再三力辭，不得。瑩窘激欲自裁，翁復多方護之。瑩歎

曰：「命也！已矣，夫復何言！」乃取笥中《行乞圖》，自題詩其上雲：「才子風流第一人，願隨行乞樂清貧。入宮只恐無紅葉，臨別題詩當會真。」舉以授翁曰：「願持此復張郎，俾知世間有情癡女子如崔素瓊者，亦不虛其為一生才子也。」遂慟哭入宮。

濠得之喜甚，復倩六如圖詠，以為「十美」之冠。而六如先已取季生所獻者摹得一紙藏之。瑩既知六如在宮中，乘間密致一緘，以述己意。六如得緘，乃大驚惋，始知此女即靈所托訪者。今事既不諧，復為繪圖進獻，豈非千古罪人？將來何面見良友？因急詣崔翁，索得《行乞圖》返宮，將相機維挽。不意「十美」已即日就道，六如悔恨無已。又見濠逆跡漸著，急欲辭歸。苦為濠羈縻，乃發狂，號呼顛擲，搜穢狼籍。濠久之不能堪，仍遣使送歸。杜門月餘乃起。過張靈時，靈已頹然臥病矣。

蓋靈自別六如後，邑邑亡繆，日縱酒狂呼，或歌或哭。一日中秋，獨走虎丘千人石畔，見優伶演劇。靈佇視良久，忽大叫曰：「爾等所演不佳，待吾演王子晉吹笙跨鶴。」遂控一童子於地，而跨其背，攫伶人笙吹之，命童子作鶴飛，捶之不起。童子怒，掀靈於地。靈起曰：「鶴不肯飛，吾今既不得天仙，唯當作水仙耳！」遂躍入劍池中。眾急救之出，則面額俱損，且傷股，不能行。人送歸其家。自此委頓牀席，日日在醉夢中。

至是忽聞六如至，乃從榻間躍起，急叩豫章佳人狀。六如出所摹「素瓊圖」示之。靈一見，詫為天人，急捧至案間，頂禮跪拜。自陳「才子張靈拜謁」云云。已聞瑩已入宮，乃撫圖痛哭。六如復出瑩所題《行乞圖》示之。靈讀罷，益痛哭，大呼：「佳人崔素瓊！」隨地嘔血不止。家人擁至榻間，病癒甚。三日後，邀六如與訣曰：「已矣唐君！吾今真死矣！死後，乞以此圖殉葬。」索筆書片紙雲：「張靈，字夢晉，風流放誕人也。以情死。」遂擲筆而逝。六如哭之慟，乃葬靈於玄墓山之麓，而以圖殉焉。檢其生平文章，先已自焚，唯收其詩草及《行乞圖》以歸。

時瑩已率「十美」抵都，因駕幸榆林，久之未得進御。而宸濠已舉兵反，為王守仁所敗，旋即就擒。駕還時，以「十美」為逆藩所獻，悉遣歸母家，聽其適人。於是瑩仍得返豫章。值崔翁已捐館舍，有老僕崔恩殯之。瑩哀痛至甚，然斃子無依；葬父已畢，遂挈裝徑抵吳門，命崔恩邀六如相見於舟次。瑩首訊張靈近狀，六如愴然收涕曰：「辱姐鍾情遠顧，奈此君福薄，今已為情鬼矣！」瑩聞之，嗚咽失聲。詢知靈葬於玄墓，約明日同往祭之。六如明果攜靈詩草及《行乞圖》至，與瑩各拏舟抵靈墓所。瑩衣縗經，伏地拜哭甚哀。已乃懸《行乞圖》於墓前，陳設祭儀；坐石台上，徐取靈詩草讀之。每讀一章，輒酌酒一卮，大呼「張靈才子！」一呼一哭，哭罷又讀，往復不休。六如不忍聞，掩淚歸舟。而崔恩佇立已久，勸慰無從，亦起去，徘徊丘壟間。及返，則瑩已自經於台畔。恩大驚，走告六如。六如趨視，見瑩已死，歎息跪拜曰：「大難大難！我唐寅今日得見奇人奇事矣！」遂具棺舍，將易服斂之。而瑩通體衫襦，皆細縵嚴密無少隙，知其矢死已久。六如因取詩草及《行乞圖》並置棺中為殉，啟靈壙與瑩同穴，而植碑題其上雲：「明才子張夢晉佳人崔素瓊合葬之墓」。時傾城士人聞傳感歎，無貴賤賢愚，爭來弔誄，絡繹喧逐，雲蒸雨集，哀聲動地，殆莫知其由也。六如既合葬靈、瑩，檢瑩所遺囊中裝，為置墓田，營丙舍，命崔恩居之，以供春秋奠掃之役。

嗚呼！才子佳人，一旦至此，庶乎靈、瑩之事畢，而六如之事亦畢矣。而六如於明年仲春，躬詣墓所拜奠。夜宿丙舍旁，輾轉不寐。啟窗縱目，則萬樹梅花，一天明月，不知身在人世。六如悵然歎曰：「夢晉一生狂放，淪落不偶，今得與崔美人合葬此間，消受香光，亦差可不負矣！但將來未知誰葬我唐寅耳！」不覺歔歔泣下。忽遙聞有人朗吟雲：「花滿山中高士臥，月明林下美人來。」六如急起入林迎揖，則張靈也。六如訝曰：「君死已久，安得來此吟高季迪詩？」靈笑曰：「君以我為真死耶？死者形，不死者性。吾既為一世才子，死後豈若他人泯沒耶？今乘此花滿山中，高士偃臥，特來造訪耳。」復舉手前指曰：「此非『月明林下美人來』乎？」六如回顧，有美人姍姍來前，則崔瑩也。於是兩人攜手整襟，向六如拜謝合葬之德。六如方扶掖之，忽又聞有人大呼曰：「我高季迪梅花詩，乃千古絕唱，何物張靈，妄稱才子，改雪為花？定須飽我老拳！」六如轉瞬之間，靈、瑩俱失所在。其人直前呼曰：「當捶此改詩之賊才子！」猝六如欲毆之。六如驚寐，則半窗明月，闌其無人。六如憮然，始信真才子與真佳人，蓋死而不死也。因匡坐梅窗下，作《張靈、崔瑩合傳》，以紀其事。然今日《六如集》中，固未嘗見此傳也，餘又安得而不亟補之哉？

崎史氏曰：嗟乎！蓋吾閱《十美圖編》，而後知世間真有才子佳人也。從來稗官家言，大抵真贗參半。若夢晉之名，既章章於《六如集》中；但素瓊之事，無從考證。雖然，有其事何必無其人？且安知非作者有為而發乎？獨怪夢晉之才，目空千古，而其尚論才子佳人，則尚以太白與鶯鶯當之。夫太白誠天上仙才，不可有二。若千古佳人，自當以文君為第一。而夢晉顧舍彼取此，厥後果遇素瓊，毋乃思崔得崔，適符其讖耶？至於張以情死，崔以情殉，初非有一詞半縷之成約，而慷慨從容，等泰山於鴻毛，徒以才色相憐之故。推此志也，凜凜生氣，日月爭光，又遠出琴心憤鼻之上矣！而或者猶追恨於夢晉之蚤死，以為夢晉若不死，則素瓊遣歸之日，正崔、張好合之年，後此或白頭唱和，蘭玉盈階，未可知也。噫！此固庸庸蚩蚩者之厚福也，何有於才子佳人哉！

張山來曰：夢晉若不蚤死，無以成素瓊殉命之奇。此正崔、張得意處也。

陳老蓮別傳 毛奇齡大可西河文選

洪綬，好畫蓮，自稱老蓮。數歲，見李公麟畫《孔門弟子》勒本，能指其誤處。十四歲，懸其畫市中，立致金錢。初法傳染時，錢塘藍瑛工寫生，蓮請瑛法傳染，已而輕瑛。瑛亦自以不逮蓮，終其身不寫生，曰：「此天授也！」

蓮游於酒人，所致金錢隨手盡。尤喜為窈儒畫，窈儒借蓮畫給空。豪家索之，千緡勿得也。嘗為諸生，督學使索之，亦勿得。顧生平好婦人，非婦人在坐不飲，夕寢非婦人不得寐；有攜婦人乞畫，輒應雲。崇禎末，愍皇帝命供奉，不拜，尋以兵罷；監國中，待詔。王師下浙東，大將軍撫軍固山，從圍城中搜得蓮，大喜，急令畫，不畫；刃迫之，不畫；以酒與婦人誘之畫。久之，請匯所為畫署名，且有粉本。渲染已，大飲，夜抱畫寢。及伺之，遁矣！

朝鮮、兀良哈、日本、撒馬兒罕、烏思藏購蓮畫，重其直。海內傳模為生者數千家。甬東袁鵬貧，為洋船典簿記，藏蓮畫兩幅截竹中，將歸，貽日本主。主大喜，重予宴，酬以囊珠，亦傳模筆也。

蓮嘗模周長史畫，至再三，猶不欲已。人指所模畫謂之曰：「此畫已過周，而猶嘖嘖，何也？」曰：「此所以不及者也，吾畫易見好，則能事未盡也。長史本至能，而若無能，此難能也。吾試以為文言之：今夫為文者，非持論，即據事耳。以議屬文，以文屬事，雖備經營，亦安容有作者之意存其中耶？自作家者出，而作法秩然，每一文至，必銜毫吮墨，一若有作者之意先於行間，舍夫論與事而就我之法，曰如是則當，如是則不當，而文亡矣！故夫畫，氣韻兼力，瀟瀟容容，周、秦之文也。勾綽捉勒，隨境塹錯，漢、魏文也。驅遣於法度之中，釘前燕後，陵轡矜軼，搏裂頓斷，作氣滿前，八家也。故畫有人神家，有名家，有當家，有作家，有匠者家，吾唯不離乎作家，以負此嘖也。」其論如此。

蓮畫以天勝，然各有法：骨法法吳生，用筆法鄭法士，墨法荆浩，疏渲傳染法管仲姬，古皇聖賢孔門弟子法李公麟，觀音疏筆法吳生，細公麟，諸天、羅漢、菩薩、神鬼、鬼、{者鬼}法張驃騎，衣冠士法閻右相，士女法周長史昉，幾幃、尊卣、瓶罌、什器、戎衣、穹廬、番馬、駱駝、羊犬法趙承旨，鉤勒竹法劉涇，折枝桃、牡丹、梅、水仙、草花法黃檢校、錢選，鳥睛、花鬚、點漆、凸厚法宣和，蜂蟬、蛺蝶、螭蟠、螳螂、蛛皇法宣和，亦雜法崔、徐、黃父子，蓮法於蓮。於青年以蓮稱

章侯《博古牌》，為新安黃子立摩刻，其人能手也。章侯死後，子立畫見章侯至，遂命妻子辦衣斂，曰：「陳公畫地獄變相成，呼我摩刻。」然則蓮畫之貴，豈獨人間邪？原評

張山來曰：陳章侯《水滸牌》，近年如畫燈，如席上小屏風，皆取為稿本。其為益於世者甚多，則其食報於將來者，所必然耳。

桑山人傳 毛奇齡大可西河文選

山人許氏，汴人，少舉茂才。崇禎中，嘗獻剿賊三策於閣部督師楊君，不用。既而為東平侯劉澤清幕客。與澤清語不合，辭去。鄉人怨家發其隱事於清師之鎮汴者，走匿桑下，因姓桑，號桑山人。山人乃與嵩陽曹道士游。夜坐耳鳴，絲竹徐發，若有物拔

其頂，聳身丈餘，骨節皆通。嘗賣藥嵩山廟市，以水酌啗者，能言；許州小男為狐所苦，呼狐斬之。既還汴，怨家見曰：「此許澄茂才也。」帥捕十許人跡至，山人乃獨身指揮，盡縛諸捕者，揖怨家去謝之，而身游衡陽不返雲。

張山來曰：此等道士，我恨不得遇之。

李姬傳 侯方域朝宗壯悔堂集

李姬者，名香，母曰貞麗。貞麗有俠氣，嘗一夜博，輸千金立盡；所交接皆當世豪傑，尤與陽羨陳貞慧善也。姬為其養女，亦俠而慧，略知書，能辨別士大夫賢否。張學士溥、夏吏部允彝亟稱之。少風調皎爽不群。十三歲，從吳人周如鬆受歌。玉茗堂四傳奇，皆能盡其音節，尤工《琵琶詞》，然不輕發也。雪苑侯生己卯來金陵，與相識。姬嘗邀侯生為詩，而自歌以償之。

初皖人阮大鍼者，以阿附魏忠賢論城旦，屏居金陵，為清議所斥。陽羨陳貞慧、貴池吳應箕實首其事，持之力。大鍼不得已，欲侯生為解之，乃假所善王將軍，日載酒食與侯生游。姬曰：「王將軍貧，非結客者。公子盍叩之？」侯生三問，將軍乃屏人述大鍼意。姬私語侯生曰：「妾少從假母識陽羨君，其人有高義，聞吳君尤錚錚。今皆與公子善，奈何以阮公負至交乎？且以公子之世望，安事阮公？公子讀萬卷書，所見豈後於賤妾耶？」侯生大呼稱善。醉而臥，王將軍者殊怏怏，因辭去，不復通。

未幾，侯生下第，姬置酒桃葉渡，歌《琵琶詞》以送之，曰：「公子才名文藻，雅不減中郎。中郎學不補行，今《琵琶》所傳詞固妄，然嘗昵董卓，不可掩也。公子豪邁不羈，又失意，此去相見未可期，願終自愛，無忘妾所歌《琵琶詞》也。妾亦不復歌矣！」

侯生去後，而故開府田仰者，以金三百緡邀姬一見。姬固卻之。開府慚且怒，且有以中傷姬。姬歎曰：「田公寧異於阮公乎？吾向之所贊於侯公子者謂何？今乃利其金而赴之，是妾賣公子矣！」卒不往。

張山來曰：吾友岸堂主人作《桃花扇》傳奇，譜此事，惜未及《琵琶詞》。豈以其詞不雅馴故略之耶？

記縊鬼 泰郵王明德今樵讀律佩觿

凡係有人縊死，其宅內及縊死之處，往往有相從而縊，及縊之非一人者，俗謂之「討替身」，謂已死之鬼，求以自代。此種渺茫幻妄、惑世誣民之談，豈君子所樂聞？然書謂「子不語怪」，夫於怪僅曰「不語」，則是怪亦世所嘗有，非雲世絕無怪也。

吾鄉有張姓者，其家僅足自食。夫先臥，婦則仍工女紅。偷兒乘夜逾垣往竊，未敢竟入，伺於窗外。見床側一鬼婦，向本婦先嬉後泣，拜跪再三。本婦睨視數次，忽長歎，潸然淚下。偷兒心驚，專心伺之。婦即自理絹帛，仍有不忍即行之狀。鬼婦更復再拜祈求，本婦方行自縊。偷兒急甚，大聲疾呼，其夫鼾呼若不聞。偷兒無法以救，適簷下有竹竿，取從窗櫺中攢擊鬼婦，其夫方覺。偷兒呼令急為開門，相助解救。在此婦固不自解覓死為何事，其夫亦不問呼門為何人，而偷兒亦自忘乎其為偷兒矣。事後，各道其詳，因發床側之壁視之，其中梁畔實有先年自縊繩頭尚存，雖雲朽爛非真，而其形其跡，則仍宛然。由此以觀，則凡世俗所傳，亦未盡屬無根之談、荒唐之論矣。

據故老所示辟除秘法，不知出自何典，頗有行之而驗者。法於自縊之人，尚在懸掛未解時，即於所懸身下，暗為記明。於方行解下時，或即用鐵器，或即用大石，鎮而壓之。然後於所鎮四面，深為挖取，將所鎮土中，層層撥視，或三五寸，或尺許，或二三尺，於中定有如雞骨、及如各骨之物在內，取而或棄或焚，則可辟除將來，不致有再縊之事。實為屢試屢驗，其理殊不可解。但及時即挖則得之淺而易，遲則深而難，然亦不出八、九尺外也。雖雲幻妄無稽，不知何以行之實有可據？得毋如聖哲所云「天地之大，何所不有？」「心知理之所必無，安知非情之所必有？」其殆是歟？愚故從而筆之。即或行之未驗，聊以解愚夫愚婦之疑，亦未必非拯救自縊之一預道也。